

# 第一章 要教育孩子，首先必须了解孩子

## 第一节 凭主观还是凭理智

婴儿一听见妈妈的声音，就会立刻转过头来，看见妈妈，他就高兴地笑，挥动着小手……你看，他朝一个颜色鲜艳的小球伸过手去，想抓住这个吸引他的玩具。婴儿的心理活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确是一目了然，他表现得那样单纯可爱，每一个成年人一看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更不要说对他无比爱护和体贴入微的父母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确切地说，恐怕是在飞逝），父母对孩子的外部行为越来越不易识破了，因为他的日益复杂的内心活动变得越来越隐蔽了。

说也奇怪，人们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认识。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对孩子的了解谁也超不过父母。是的，的确是这样，谁也不会像母亲和父亲那样，有那样多的时间能看到孩子生活的种种表现。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对孩子的真正了解呢？

我们并不低估真正的父母之爱的意义，这种爱说明，你心里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们并不否认父母直觉的作用，这种直觉可能是建立在自身童年经验之上的。我们并不忽视那些不成文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因为这些教育传统反映了世世代代培育孩子的长期经验。

然而，父母仅以这些为依据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很不够的。凭主观判断去了解孩子，常常会带有偏见，直觉有时是无能为力的，而传统的观点往往又自相矛盾。

不少人曾认为，只要有了“健全”的想法和善良的“愿望”就足够了。其实，这样的教育原理是站不住脚的。教育儿童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为什么儿童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儿童的心理活动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形成的？这样或那样的年龄有什么特征？怎样了解和照顾孩子的个性特征？什么叫“发展”儿童（这

样做究竟有无必要，还是一切都听凭于儿童的天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号召大家都把自己的家庭变成“家庭教育实验室”，按照某些刻板的公式或“验方”去教育孩子。我们只是想说，熟悉有关研究儿童发展的某些科学资料，可以帮您找到揭开在孩子身上不断发生着的各种重大变化的秘密线索，也就是说，可以帮助您把教育进行得更卓有成效。按照我国社会的标准和目的去培养孩子，可以帮您预见、防止和克服可能出现的困难。

## 揭示儿童期

儿童在出生以后最初几年所跨越的路程确实是惊人的。一个刚入校门的一年级学生和他刚刚出生时相比，差别之大，简直是判若两人！然而在初生儿与一年级学生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索相连。这条线索日复一日地把一个又一个新的获得贯穿在一起，从而把一个在生活上完全依赖于他人的幼小生命变为一个具有人的品格的人。

关于童年最初阶段的意义已有很多论述。K. Д. 乌申斯基说：“人的性格主要是在幼年时期形成的，而在幼年时期进入性格的一切是非常牢固的，并逐渐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一个人在以后所掌握的一切总是不如他在童年时期所掌握的东西深刻。”

Л. Н. 托尔斯泰说：“我今日为之献身的难道不正是那时为我为我所领悟到的？况且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后来我一生所领悟的还不及那时的百分之一。现在的我距5岁的我不过一步之差。”

A. C. 马卡连柯指出：“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在5岁以前奠定的，它占整个教育过程的90%。在这以后，教育还在继续进行，人也在继续完善，然而总的说来，您已经开始享受成果了，因为您培育的花朵在5岁之前就已经绽蕾了。”但是我们常常是从关心孩子外部的、肉体上的安全这一观点出发才承认儿童出生后的最初几年的重大意义。我们是用自己的标准即按一位心理学家称之为“多—少，好—坏”的原则去衡量孩子，如：成年人发表的议论很好，而孩子就差；成年人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而孩子就不能；与同龄人的关系对成年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对孩子们来说却算不了一回事。

的确，儿童有许多地方与成年人大不相同。不仅仅他们在知识方面不能和大人相比，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我们了解到，孩子的感觉和思维同大人也是不同的。孩子的感情强烈，但常常很不牢固，他今天感兴趣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忘掉，成年人抽象的推理是儿童无法做到的。一个很小的孩子不可能去做他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事……

有许多事是孩子做不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孩子还有什么事不会做，还有什么东西没掌握，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成年人所具有的新的特征和本质是从何而来的。更加重要的是要弄清孩子已具备什么，他能做什么，他是怎样变化的，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能够获得些什么。

## 从各方面了解孩子

研究儿童的有多种学科：教育学、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特别是年龄生理学）、卫生学和儿科学。近几十年来在一些研究儿童的学科中形成了某些特殊领域，并且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和熟悉这些学科获得的成果和结论，对家长和从事儿童教育的人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父母，甚至具有照料婴儿的一切必要知识的父母仅仅充当负有监视儿童健康状况任务的专家和儿科医师的助手，那么在孩子的个性、心理和感觉发展方面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教育方面的课题要在平日一天一天地去解决，而且要自己去解决，家庭和学前机构的密切联系无疑会有助于正确解决这些课题。在教育过程中，专家们的具体建议当然也是有帮助的，不过包医百病的药方是谁也开不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研究儿童的学科中，儿童心理学这门科学对于那些从事儿童教育的人来说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100多年前，K. Д. 乌申斯基写道：“如果教育学想从各个方面教育人，那么它必须首先从各个方面了解人。”

父母不要只是根据别人说的话（即使这些话说得很有见地）去了解孩子，不要只是按照书本行事，他们应当天天研究自己的孩子。家长是自己孩子的经常的研究者，尽管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

点。但是怎样研究，用什么方法研究呢？不应向儿童心理学学些方法吗？当然不必把教育搞得过分“科学化”，孩子还是您的孩子，您永远也不会站到完全客观的观察者的立场上去。其实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就是那些作为“旁观者”的科学工作者也往往难于做到这一点。（你怎能不去安慰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即使你的任务是研究儿童的情绪反应！）

然而，对儿童心理学所采用的一些方法有个概括的了解是不无好处的。这也许首先会增强您对科学所提供的结论和建议的信任，也许可以促使您自己更加坚持不懈地全面观察孩子，同时还可以防止轻率急躁的教育实验。

## 理想的观察者

同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儿童心理学也是从观察开始的。看起来进行观察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孩子们在生活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把观察到的事实全部记录下来恐怕都来不及呢！更何况刚刚记录下来，立刻又会出现一系列的复杂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观察的目的是什么？连续观察孩子的一切简直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记下孩子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所以，那种所谓全面观察（这种观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包括孩子活动的许多方面）当然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全面”。这些观察或多或少是有所选择的。记录下来的只是观察者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特别是能反映儿童行为新特征、心理活动新特征以及儿童新的能力的那些观察结果。

这些观察结果，通常以日志的形式保存下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能够说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那些事实的重要来源，不仅有专家日志，还有家长日志。研究工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以心理学家的日志（如 H. A. 门钦斯卡娅的《儿童发展日志》和 B. C. 穆欣娜的《孪生子》）为依据，而且也以那些不是心理学方面专家的妈妈们写的札记（其中有 А. Д. 巴夫洛娃和 Э. И. 斯坦钦斯卡娅的书）为依据。

这类材料有许多都刊登在《家庭与学校》这本杂志上。有的

是家长好几年的观察结果，有的是细心的父母在较短的时间内观察到的某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有的是朴实无华的有根有据的材料，有的观察结果则是通过作家犀利的笔写成札记（像优秀的儿童作家 H. H. 诺索夫的《我的朋友伊格尔的故事》和 Л. 潘捷列耶夫的《我们的玛莎》等）。

所以，只要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系统的观察，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方面为“科学做出贡献”。然而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行为，对孩子的心理发展的种种表现，对自己亲自施加教育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持久的兴趣，就有可能使教育儿童的工作进行得更加清醒和自觉，而且也会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精神。因此请您尽可能把您的孩子发展的日志记好吧！

当然，在日志中您要记下婴儿的行为、言论、游戏和图画中您认为值得记下来的东西。您或许要对观察到的东西表示自己的某些看法和想法，但是请您一定要客观些，把自己的推测、结论同对孩子行为的外部表现的描写区分开来。

这一点有时做起来并不简单。一个孩子被一个笑话引得发笑了，但是他为什么发笑呢？是他明白这个笑话的含义了呢，还是因为大家都笑也就随着大家一起笑呢？对于看到的现象立刻做出正确的解释是办不到的。一个好的观察者应该记双重日志，即一边单独记载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另一边记载可能的解释。

还有一种不全面的、有选择的观察。观察者把注意力限制在儿童发展的某些特点上，这使他对这些特点的观察特别细致。达尔文对自己儿子发展的观察是有选择的观察的典范。后来他在《人和动物的感情表现》一书中就利用了那时观察获得的材料。另一个例子是前苏联语言学家 A. H. 格沃兹杰夫的著作。他在长达 8 年的时间里一天一天地记录下自己儿子的言语，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幼儿俄语语法结构的形成》一书。

顺便提一下，观察儿童言语的发展，父母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语文学博士 A. A. 列昂季耶夫曾强调指出，研究儿童言语对教育学、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并向比一般人能更经常听到儿童言语的家长们发出呼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若为儿童言语科学做出贡献，大可不必成为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只要做一个仔细的观

察者就够了。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一个儿童语言的研究家都把父母日志作为引证的依据，这些日志中记载着儿童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说的，如何说的……”您同样可以为研究儿童言语的科学作出贡献。您的孩子是怎样开始说话的，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词汇的，有多大连贯性，他是怎样掌握本族语的语法结构的，等等。对这些情况进行观察，确实有着现实的意义。您的记载越系统，越详细，就越有价值。儿童的咿呀学语阶段（譬如说在 1—3 岁这一阶段）的言语材料尤其值得重视。

总的说来，父母在某些方面所处的地位比专家们更为有利。因为要是孩子感到或者知道有人在观察他（或者只是发现有生人在场），他的行动就会显得拘束和不自然。因此研究人员不得不背着孩子动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譬如说，利用电视摄影棚，利用一种只从一个方向透过光线的玻璃隔开，等等。否则，研究人员就得长期深入孩子之中研究他们的一举一动。父母们在这方面同那些“局外”的观察者们相比有着相当大的优越性。

## 实验室与生活

尽管观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研究孩子心理发展的基本的方法仍然是实验。当然，在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实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给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每个孩子的世界都是一个不能再现的，因而也是极其宝贵的世界，所以如果对儿童进行对其身心带来不利影响的实验是极不道德的，也是不能容许的。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和医学是相似的。

除了“不得伤害孩子！”这个主要的限制之外，儿童心理学还要考虑到，在儿童中进行实验往往会使孩子们活泼自然的行为受到影响。在孩子们不习惯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如果还要利用专门的仪器）会使孩子发窘而拒绝做练习，或者胡乱回答问题。

20 世纪初俄罗斯心理学家 A. Ф. 拉祖尔斯基提出了自然实验的设想，即采用孩子们习惯的形式，组织一些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如做游戏、绘画等。这样一来，儿童心理学家的实验室便有了生活气息。

……例如，要调查孩子的目测力，给3岁的孩子两根长度不同的小棍，让他们说出哪根长，对孩子们说来，这肯定是索然寡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连看也不看就胡乱回答了。如果采取以下的方法，情形就不同了。在长短不同的两根小棍下面各设一个按钮，桌子上放着电动玩具——一只敲打钟琴的小狗，长棍下的按钮同这个玩具相接，只要一按长棍，小狗便动起来。然后，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是按长棍，小狗就会高兴地敲打起来。你们现在想一想，怎样能使小狗敲打钟琴。”实验的形式这样一变，就发生了奇异的效果，所有的孩子都非常认真地辨认两根棍，寻找那根长的。要是小狗动起来，孩子们就高兴地喊道：“哈，我按对了，小狗敲钟了！”

……再以研究孩子的记忆力为例，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说一些词。试验分两组进行。第一组是游戏，试验者自己扮演幼儿园的园长，他的助手扮演商店经理。交给接受试验的学龄前儿童一项重要任务：“给你钱，去商店买些……”并详尽列举了所要买的东西。而这正是需要记住的那些词：糖果、米、球、水彩、白菜、牛奶……小顾客拿了钱和篮子来到了商店，商店经理问他：“让你来买什么？”小孩回答了。于是助手就把孩子记住的词记了下来。

第二组是上课，试验者先是要求孩子们注意听一些词，然后让他们回忆，看看能记住多少（这些词与第一组具有同样的难度）。结果怎样呢？在游戏的形式中，孩子记住的词比人为地制造一个上课的情境记住的词要多得多。

在不得不借助于研究用的仪器（这种仪器可能使孩子感到害怕）进行实验时，利用游戏也会获得良好结果。例如，研究的任务是记录孩子眼睛运动和其他反应。为此，就需要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安上带有导线的电极。想个什么办法才不致使孩子害怕呢？做扮演宇航员的游戏！那些带有电极的“眼镜”和导线就是宇航员装备的一部分。

不过，对孩子进行实验性研究还是让专家们去搞吧。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系统的观察却更为有益。如果他们能把这些观察同教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认真研究结合起来，就会使他们对儿童发展的推动力和规律性，以及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有个正确的概念。

## 第二节 人为什么要有儿童期

### 儿童发展的推动力

我们说，“孩子发展正常”，我们指的不仅是孩子生理发育上的适时成熟，而且也包括心理可能性的成长。在发展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的，如孩子第一次开始笑，到一定的时间就开始认识自己的妈妈，到该会说话时开始说话等。孩子身上的变化是有规律性的，是有一定连续性的。那么，研究者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儿童发展过程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关于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什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哲学界、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从来就有争论。

国外许多学者至今仍坚持认为，儿童的才能、性格和道德品质的发展，似乎是天生的，是由遗传程序决定的，而这一发展本身是自生的，是不受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影响的。

这种儿童发展自生性的理论同儿童心理学和年龄生理学的资料是相矛盾的，并会导致对教育的可能性和任务的错误理解。学前儿童“自由教育”体系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代表。这个体系目前在西欧和美洲国家仍很流行。主张实行这种体系的人反对对幼儿进行具有明确目的的教学和教育。他们只是建议为儿童个性的“自我表达”、“自我体现”创造外部环境。实行这种教育体系，父母和教育者必然被置于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发展反正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天生的，除了孩子先天带来的一切之外，教育者不可能给他们补充什么。

“自由教育”体系的著名代表，瑞典女教育家爱伦·凯写道：教育者和父母能够驾驭孩子的发展无异于“为星座指路”。

能不能把对孩子的教育仅仅归结于为孩子自由发展（而这个发展是由遗传储备所决定的）创造某些外部条件，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和生活意义。

做父母的是否积极负责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也还要看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是轻率地以孩子天生的缺点这一虚构的借

口来为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误和错误辩解呢，还是仔细研究孩子，努力掌握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善于发现孩子真正的才能，以适当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全面的教育。

苏联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强调儿童的才能、道德品质可以按一定目的形成的重要性的同时，反对宿命论、自生发展和“自由教育”体系的构想。

苏联学前儿童教育的创始人 H. K.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一切发育正常的儿童（不仅仅是少数被选出来的）不论他们的出身、民族、肤色怎么样，都有强大的潜在的生理可能性。但是为了使这潜在的可能性发挥出来，保证儿童的合乎要求的发展，在学前期就应正确组织具有明确目的的教育。

学前儿童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方面的全面发展和为进入学校做好准备，是学前儿童教育的目的。这个目的应当和生活、和当代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应当适合儿童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学前期就应该开始培养儿童作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公民所必须具备的那些能力和道德品质。

H. K. 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的原则已为苏联著名的教育家 E. A. 阿尔金、E. И. 吉赫耶娃、A. П. 乌索娃、E. A 弗列丽娜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到学前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他们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很重视。H. K. 克鲁普斯卡娅的一些文章，A. C. 马卡连柯著名的《父母必读》一书和其他许多苏联学前教育家的著作都是专门论述苏联家庭教育的著作。

苏联的学前儿童教育体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学科的研究表明，尽管儿童先天的特征，儿童的机体、神经系统成熟的进程是心理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前提，但是遗传素质对这一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都不起决定作用。儿童的哪些才能可以得到发展，在他身上能形成哪些道德品质，起决定作用的是生活和教育条件。

И. П. 巴甫洛夫和他的继承人在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教育在孩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些研究的结果证明：儿童心理活动条件反射机制是在儿童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在教育（广义上的）影响下形成的。

Л. С. 维果茨基、А. Н. 列昂季耶夫、С. Л. 鲁宾斯坦等苏联心理学家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证明：人特有的心理品质（逻辑思维，理解记忆，创造性的想像力，道德观念，感情和习惯）的发展没有一个是靠先天素质自生成熟而不取决于教育的。这些心理品质是儿童在童年时期，在吸收前辈们积累下来的社会经验的过程中，通过掌握社会创造出的概念、活动方式和行为道德准则而形成起来的。向儿童传授和让儿童吸收社会经验乃是人类教育的实质。正如 Л. С. 维果茨基所说，教育对年轻一代的心理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儿童吸收新的知识和掌握新的技能，儿童才能的形成不是通过消极的接受教育者施加的影响，而是在各种各样的儿童活动（游戏、劳动、学习等）中实现的。教育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正确组织这些活动，丰富活动的内容，为解决教育任务给这些活动以必要的指导。

这样看来，教育真是关系重大。但这绝不是说任何一种教育的影响都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考虑儿童年龄和个体心理生理特征，不顾儿童的爱好和兴趣，不讲求方法，也不注意怎样去组织儿童的活动才能使儿童身心发展有一个最适宜的条件，而是企图像捏泥人一样随心所欲地去塑造儿童，那是非常有害的。

随着孩子的出生，做父母的就必须掌握所谓第二专业，成为既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又要懂得儿童发展生理学的人，以免沿着盲目试验和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他们应当有意识地去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培养儿童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合格公民的各项重要的教育任务。

## 儿童潜在的可能性和教育

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教育培养具有强健的体魄，广泛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

家庭在解决这一头等重要的任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父母教育子女要尽可能正确估计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并合理利用这些可

能性，使他们在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幼儿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近年来国内外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考察证明，通过专门组织的教育，可以使学前儿童掌握以前被认为要比他们年龄大得多的儿童才能掌握的那些知识和技能。

关于学前儿童具有很大教育可能性的资料使父母和教师们有理由去寻找新的合理利用这些可能性的途径，使儿童不仅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而且使他们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最简单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使他们在体育、智育和美育的发展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培养他们具有那些在过去要比他们晚得多的年龄发展阶段上才能形成的道德概念、情感和习惯。

但是，问题在于在强化学前儿童教育的道路上该走多远，合理利用儿童的可能性的界限在哪里。

根据关于儿童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材料，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教育学的“革命”似乎可以通过过早的，最大限度的强化教授，从而人为地加速儿童的发展来实现。从这一观点来看，儿童潜在可能性是无限的。著名的心理学家，牛津大学教授 D. 布鲁纳曾经说过，如果方法得当，可以把任何知识教授给任何年龄的儿童。譬如，有材料说明，经过专门的强化训练，婴儿可以学会游泳，1岁半的幼儿可学会阅读和打字，4—5岁的儿童可以掌握相当复杂的逻辑数学运算，等等。

人为地加速儿童教育的思想在一部分父母当中引起了某种投机心理，他们怀着一种虚荣心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神童”，不顾学前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过早地教给孩子那些他们还不能理解的知识和技能，给他们加上力不胜任的学习任务。

这种轻率和不谨慎地利用儿童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害处。

问题不仅涉及教育作用的近期直接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远期后果，而远期后果是很难在今天全部预测清楚的。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实验。

在使学前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正处在机体发育阶段的幼儿，他们的大脑形态、生理特性的形成尚未完结，它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只是考虑通过严格训练，学前儿童能够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还要考虑他们要为此付出多少体力和智力。因为，负担过重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疲劳，会对学前儿童的健康状况、身体和智力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为了避免儿童负担过重，应当制定出合理的作息制度，确保劳逸结合，坚持短时间的（不超过 30 分钟）学习和游戏，还要让孩子在室外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

第二，不要只看到儿童能够记住些什么，还要看到他们对学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并对儿童总的发展有多大好处。

例如，可以教会一个学前儿童背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并且能够相当流利地讲给身边的人听。但是，难道不该想一想，这种纯粹是挂在口头上的，没有任何根基的，同儿童的生活实际毫无联系的知识，对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除了养成孩子讲述一些他们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情这一不良习惯外，恐怕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第三，过早地去教学前儿童学习，会破坏人体和谐发展的正常进程。因为在年龄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人的一些最宝贵的品质和才能的形成是有一定循序性的。

例如，在学前期，在正确的教育下，儿童对周围世界的完整认识、直观形象思维、创造性的想像力、对身边的人的直觉情感态度以及对他们的困苦表示出的同情心等，都在异常迅速地发展着。具有这些品质，不仅对幼小的儿童，而且对成年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同时，如果这类品质在学前期不能正确形成，那么，以后弥补这一缺陷就将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如果注意到对学前儿童的教育在一个人个性形成的总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做父母的就不应该试图过早地教给孩子那些他们还不能理解的知识，让他们做那些复杂的形式逻辑的运算，妄图使他们尽快由一个学龄前儿童变成一个学生。

我们的任务是，在照顾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接受教育的潜在可能性的情况下，首先应培养他们以下一些宝贵的品质：如，认真观察现实，并在自己的想像中发挥创造性地改变这一现实的能力；感

知大自然和艺术品中美好的东西；认真对待自己微小的劳动义务；同情他人的困苦并在必要时尽力给予帮助，等等。在学前期培养儿童具有这些最重要的品质本来存在着特别有利的条件。这些在儿童一生的头几年正确形成的品质，将成为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当中最宝贵的财富。

## 人为什么要有儿童期

人类的儿童期比任何其他高级动物的儿童期都要长。这是人的优点，还是缺点？是否应该像那些赞成人为地加速儿童发展理论的人所主张的那样，竭力缩短儿童期，通过强化训练，使学前儿童变为学生，使学生成为成年人呢？还是应当承认，长长的儿童期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正是由于这一长长的儿童期，人类才能达到高级发展阶段。

婴儿出生时并不具备他所需要的一切行为方式，他必须在儿童期逐步去掌握，这就使儿童较之动物的幼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漫长的儿童期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低级动物几乎没有儿童期。它从遗传获得的行为程序足以使它立即“进入生活”，个别教育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

动物所处的进化阶段愈高，它的儿童期就愈长。对哺乳动物来说，在其具有本能的、先天的行为方式的同时，个别经验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积累这种经验，掌握那些不可能靠遗传得来的东西，当然需要时间（为此在其一生中划分出一个专门的时期），而行为又具有很大的变异性，这样就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条件。

但是，动物，甚至包括高级动物，都没有办法积累和传授种群经验（模仿的作用显然有限）。下一代必须从上一代的起点开始做起，代代如此。所以动物界的发展只有一种途径——遗传进化。我们知道，这种进化是相当缓慢的。

大约 4 万年前，发现了一种叫做克罗马努的人。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中（即使在地球的生物史上也是短暂的），过去曾经在自然力的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的人（其他生物物种也是如此），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摆脱听任自然力摆布的地位，而今更进一步，已经能够在星球范围内反过来给自然以影响。发生这样的变化靠的是什么呢？

人的大脑是一部完善的机器。由于它的工作，创造出今天的宇宙飞船，揭示出原子核的秘密，产生出诗歌、交响乐。然而，就其构造而言，从克罗马努人以来，人的大脑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当然，谁也没有在实验室里对克罗马努人的大脑进行过研究，也没有把它同现代人的大脑进行过比较。但是，大脑的构造同颅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人们对古代人颅骨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直到今天，地球上还有一些仍然过着原始生活，不知使用金属，仍用石斧猎取食物的部落。对这些部落的人进行的研究表明，乍看起来，他们同现代人有着惊人的差别。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推理过程是令人奇怪的，不合逻辑的。在推理过程中，他们把事实和幻想混为一谈。他们甚至连一些简单的事物都不能理解。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缺乏现代文明所致，而完全不是他们某种天赋特征的表现。如果把这种落后部落中的一个儿童放到一个现代家庭中培养教育，那么他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差别。

……法国人种志学家维拉尔 1938 年出发到巴拉圭境内的一个普通人难以到达的地区进行考察。那里生活着一个叫圭亚基尔的部落，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原始，经常迁徙以寻找他们的基本食物——野蜂蜜，他们语言很不发达，不愿与外人接触。维拉尔也没有获得与圭亚基尔人相识的机缘，因为只要这些圭亚基尔人发觉考察队靠近，他们就急忙跑掉了。但在一个为该部落所遗弃的村落里，维拉尔发现了一个两岁的小姑娘，显然是人们在匆忙逃走中丢下的。维拉尔把小姑娘带回了法国，把她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抚养教育。20 年过后，她长大成人了。这个姑娘就其发展来说，同欧洲妇女没有任何区别。她会讲 3 种语言——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成了一名人种学家。

可见，人的本质及大脑的构造数千年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不过，我们现代人同远古祖先相比，物质和精神生活不知丰富了多少，心理发展的可能性不知提高了多少。

人们所能达到的，并非一个个别的人天生就具备的，但是他可

以在接受教育中来获得这一切。苏联心理学家、列宁奖金获得者 A. H. 列昂季耶夫曾说过：“每个单独的人都在学习做人。要在社会中生活，一个单独的人只靠他生来就具备的那些东西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掌握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東西。”

社会遗传程序的量在急剧增加着。承受这个日益增长的社会遗传程序本身就需要延长儿童的教育期限。所以，人的儿童期不仅是进化的产物，也是历史的结果。人的“生理”童年期对于人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时期，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是不变的。而“社会”童年期的长短则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人已经收集到大量关于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是如何度过儿童期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社会发展水平越低，人的儿童期就越短，正处在发育过程中的儿童参加成人劳动的时间就越早。

儿童期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是作为走向生活的准备阶段，作为参加成年人活动的准备阶段而形成的。在此期间儿童要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童年转瞬即逝，但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却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人的思维才能想像得出来。在这期间，儿童从一个连自己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独自满足的娇弱幼小的生命变成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变为一个可以了解天体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变成一种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力量。

至于说到学前儿童期，其作用在于掌握人类某些普通的知识和技能，获得某些生活在社会中所必需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包括：掌握言语；空间和时间的辨识，知觉形式，思维、想像的发展；初步接触艺术作品；形成与他人的相互关系。这样复杂而庞大的程序要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完成啊！

人的环境不仅是儿童发展的条件，同时又是儿童发展的源泉。在这个人的环境中，儿童应该寻求（在成人的帮助下）促成其发展的一切。

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其大脑产生作用的环境，而且是一个人化了的环境，人的社会，人的教育。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些孩子是在失去与人交往的、差不多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长大的。

读者可能听到过常常被人们说到的卡斯帕尔·高塞尔的故事吧。

1828年5月，在纽伦堡出现了一个什么事都做不来的奇怪的年轻人。他身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该年轻人独自一个人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在家里度过了16年，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知……

不久人们发现，原来卡斯帕尔不会说话，行走困难，不喜欢亮光，除了面包和凉水，什么食物也不吃。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才教会他说话，勉强读点什么和写点什么，教给他一些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极普通的概念，如，蜡烛的火焰是灼热的，他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他自己，等等。然而，正如医生所诊断的那样，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智力再也超不过8岁小孩了……

尽管对卡斯帕尔·高塞尔一事未能以科学的观点进行彻底的研究，尽管这一事件由于他的出现，以及他5年后非常悲惨地被人打死等奇怪的情节而复杂化，使人有理由去做各种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不会自行获得最重要的人的品质。

还可以举一个不太离奇，却经过较好研究的事实为例。这件事就发生在20世纪。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一个直到6岁还没有与人交往过的小女孩。她是一个私生子，被藏在一间房屋的阁楼里，在睡眠时间给她送上食物。这个女孩不会说话，后来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才教她说话……

现在我们再举出读者从小就熟悉的两个作品中的主人公。第一个是吉卜林<sup>①</sup>笔下的毛格利。另一个是伯罗兹<sup>②</sup>笔下的泰山（伯罗兹所著的这本书，可能读过的人不多，但根据这本书摄制而成的电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是由母狼抚养起来的孩子，一个是猴子抚养出来的孩子。人的智慧同狼的嗅觉快速结合起来；人的智慧同猴子的力气和灵巧结合了起来。可是，这只不过是吉卜林的童话诗和伯罗兹的惊险故事罢了。假如毛格利和泰山真的是刚一出生就落

吉卜林——英国作家。——译者注

伯罗兹——美国作家。——译者注

入动物之中，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种命运，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

1920年，在印度一个村庄附近，发现两个奇怪的样子像人的东西，他们行走时，四肢都着地。人们开始跟踪追捕他们。有一天早上，心理学家辛格率领的一小队猎人藏在狼穴附近，看见母狼带着狼崽慢慢地走了出来。在狼崽中发现有两个小女孩，一个大约8岁，另一个约1岁半。

辛格把两个小女孩带回来并试图教育她们。这两个狼孩用四肢行走，见到人就害怕，想要躲起来，她们还会像狗遇到生人那样呼哧呼哧地作势以壮声威。每到夜里就像狼一样嚎叫。年幼的阿玛拉一年后就死了。年长的卡玛拉活到17岁，辛格对她观察了近十年并作了详细的观察记录。过了两年卡玛拉才学会用两条腿站立，但还是站不好；6年以后学会了走路；跑起来还是像以前那样手脚并用。4年中她只记住了6个词，7年后记住了45个词。

几年以后卡玛拉不再怕强光（她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也不怕火和水了，开始喜欢同人相处，学会了用手取食物，用杯子喝水（在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是用舌头舔水喝，直接从地上叼肉吃，而不用手拿）。

卡玛拉身上狼的习性虽然大体上已消失，但到17岁时，她的智力的发育才仅仅与4岁的小孩相同……

人们已经知道有几十个由动物抚养孩子的事例。但是，当这些孩子从动物界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他们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也不会思维。所以，不具备人的生活条件，不与他人交往，人的心理就不会产生。

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着的儿童，如果一连几年都同外界完全隔绝，那将会怎样呢？一位用电流对动物和病人的大脑进行研究而闻名于世的神经生理学家何塞·德利加多断言：“我敢说，这种人会完全丧失心理功能，头脑空空如也，丧失思维能力，他也不会记忆力，不可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尽管身体在发育成长，但在智力上他仍像降生时一样。”